

乔忠延散文选集·散文卷

笔
墨

人
寰

BIMORENHUAN

乔忠延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晋出版社

1061
2011328
乔忠延散文选集·散文卷

笔墨人寰

乔忠延 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笔墨人寰 / 乔忠延著. —太原: 三晋出版社,
2010.10

(乔忠延散文选集)

ISBN 978-7-5457-0296-5

I. ①笔… II. ①乔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03962 号

笔墨人寰

著 者: 乔忠延

责任编辑: 吕文玲

装帧设计: 霍国刚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三晋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68 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 (综合办)

E - mail: sj@sxpmg.com

网 址: <http://sjs.sxpmg.com>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03.5

字 数: 1420 千字

印 数: 1-1000 套

版 次: 2010 年 11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7-0296-5

总 定 价: 200.00 元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谨将此书献给八十大寿的父亲母亲



2010年春在乡宁 饶二保 摄

目录

Contents

花甲回望 /001

童年履迹

龙河纪事 /005

合欢树下 /010

田园诗话 /015

上天的路 /019

弯弯的桃树 /022

月亮的故事 /026

直直的河道弯弯的流 /032

养鸭记 /037

买烟 /040

褡子 /043

皮球 /046

柿子 /049

米尺 /052

风物存真

燕子 /057

春雨 /060

溪流 /063

莲花 /066

秋色 /069

冬景 /072

村子和村子里的台子 /075

黄土家族的歌 /080

威风锣鼓 /083

尧乡高照 /085

水磨记略 /088

骡子 /092

狼 /097

无法虚构的记忆 /100

黄河边上的那条白狗 /105

河道 /108

鳝鱼 /111

朝西的厦子 /114

凝固在铃声中的漫画 /117

生趣管窥

落魄 /123

魂归 /125

寿星 /127

红裤带 /131

采云 /134

父亲是棵刺 /137

姥姥的舞台 /144

礼葬 /150

姑父的丧事 /162

洞窟 /173

祖母 /176

师道 /202

心灵斑痕

奇崛的生日 /217

我上柳梢头 /220

潇洒醉一回 /223

苍茫人世 /226

理发 /229

明月寄相思 /234

尧都礼遇 /237

灰烬 /249

天日 /268

感恩平阳 /289

跋 /294

花甲回望

时光匆匆，人生短暂。以往听人说此话，自己也随声附和，却是秋风过耳，如今方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。今年1月正式退出政界，还原为从乡村出发时的布衣平民了。这不突然，2002年从繁忙的岗位淡出，离现在的退出就差一步了。干脆就将淡出变为退出，一心一意侍弄文字，用刻下的话说是和退出零距离了。如今看来，这零距离太关键了，不是关键在省略了退位的突然，而是那时就给了我回家的感觉，回家的自在。

此话怎讲？

说来有点含糊。知我底细的人会问：你这多年根本没有离开过生长的地方，何以会有回家之叹？这话对头，我是个极没出息的人，迄今没能走出故地，而且还没有再走出去的伟大理想。可以说，今生今世是守在家门口，窝在家里头了。那为何还要回家？

我这里说的家是作家。倘若将作家也算个家的话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冠之这个称号，我就游离于这个家的外头。尽管一直渴慕这个家，可是有了这个家后，却无法倾心呵护这个家，更无法温馨享受这个家，实在是一种难言的遗憾。所幸，7年前淡出了紧要部门，到了个松闲的单位。当时就想，既然紧要的可以放下，松闲的为什么放不下？于是，放下了，回家了。

回家的滋味真好。想读书，就读，一口气可以读个通宵达旦；想写作，就写，一口气可以写个夜以继日。当然，没有人指令咱了，苛责咱了，咱也不要和自己过不去。读书读到夕阳西下，上操去，去舒展筋骨；写作写到夜色渐深，上床去，去做个好梦。如此的日子充实而又自在，一篇篇作品，一本本书籍就这么问世了，行销了，选载了……

当然，能让颇多的文章走出陋室，走出临汾，走向全国，绝不是仅仅身体回家就行的，最关键的是灵魂要回家。现在想来，自晓人事，日渐成长，

这长大的过程就是一个灵魂出窍的过程。尤其是进入主管部门工作,想的、说的、写的、做的,全是与灵魂无关的事情。好在还有阑夜,那时的读书和写作才能稍稍感到灵魂的存在。走下岗位,回到家里,首先是让灵魂完完全全地回家,想的、说的、写的、做的,全是自己的,嬉笑怒骂落于笔端皆是文章,美得简直如花间一壶酒,对影成三人!这才知道世间还有这么好过的日子。

美好顺溜的日子过起来更快了,这不,一晃间虚数60岁了。60岁是花甲之年了,走下职位也就理所当然了。如果说,先前是在人生的戏台上唱戏的话,那日后更多的则是在看台上观望了。显然这还算个人生的转折点。在这个转折点上免不了要回眸往事,屈指数来在任上也干过几件还算亮响的事体,只是要把哪一件归到自己头上都不恰当。即使那事确实是自己主管的、主办的,可离了他人的协作还是难以干成,当然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。惟一可以记在自己名下的是,这些年还挤公务之隙写下了一些文章。因之,才有了些许安慰。

由这安慰生出的意趣就是编选这套散文选集的动机。尽管我明白,这些年的写作难能一心一意,只能时断时续,尤其是咱功底极差,入门时写的那些东西现在看来已丑得不成样子。不过,思索再三还是没有放弃,即使不能给人启示,也可给人警示,千万不要走咱这弯扭过的路子。如今还真编成了,共6册:《笔墨人寰》,散文集,多年记人记事的篇章;《烛光喷薄》,短文集,千字文的一个汇编;《心仪天地》,游记选,是这些年游览山水的观感;《妄言尘世》,随笔集,对历史、世事的一孔之见;《抚摸台湾》,纪实之作,写了和台湾的情缘,对台湾的感兴以及台湾的历史沧桑;最后一本是《天国寄情》,是让我最揪心的文字,是怀念亡妻的,将她患病治病的情况真实记下,目的是给他人一点启迪,内中有文: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》。

其实,只要你过得比我好,也是我写书、编书的愿望。倘看到此书的人能获得一些乐趣,我就知足了;能过得比我好,我就满意了。

2009年6月10日 尘泥村

童年履迹

秋天来了，一群大雁向南飞去。一会儿排成个人字，一会儿排成个一字……至今我还记得小学课本上那富有诗意的句子。似乎我的童年是在诗意中度过的，然而，恰恰不是这样，大跃进的热浪冲破了我们学习的氛围，一至五年级我和我的同学没有读完过一册课本。每年我们有一半的时间是下地劳动，而劳动的成果就是饿肚子。36岁那年，我第一次在香港见到了爷爷，他对我惟一的不满意就是我的个子比他低。我明白，那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没饭吃。可以说，我是在苦难的田土上长大的。谁也不希望自己有个苦难的童年，我也一样。不过，哪一个渺小的个人也无法跳脱时局的囹圄。我只能认真真地去饱尝经历。当然我不会想到时光过去，苦难竟然变成了我的财富。这财富不仅是我笔下凝结的文字，也是我人生无法改变的底色。有了这底色，幸福就会和我常常相伴。因为当今的日子再累也累不过先前，再苦也苦不过童年。因而，像咀嚼苦瓜一样我品味着童年的履痕。



1973年我第一次走进北京，在颐和园照了这张相。这是一张迟到的照片。在1966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的不少同学都串联去了北京。可是由于爷爷流落台湾的原因，去往火车站的途中我被红卫兵追截了回来。其时，我的眼前昏暗一团，为此生将与北京无缘。然而，时隔7年我进了北京，而且是代表临汾县的语文教师去的。这标志着我在昏暗的氛围里没有气馁，在挣扎着扩展生命的空间。

2009年10月19日

龙河纪事

滔滔的汾河水日夜南行，赶到尧都临汾，却不由放慢了脚步。西岸绿树连天，芳草茵地，林梢莺鸟啼鸣，草丛野兔窜逸，这景致吸引了那一脉水魂。

那汾河翘首观望的地方，就是我的家乡城居村。我们村庄的名字，很有点来头。上千年前刘渊曾在这一带建过都城，都城里有他的金銮宝殿，留下了现时的金殿村。紧邻金殿东南的村落当时住满了文武官员的眷属，他们可能是那会儿的城市居民，也就有了城居村。当然还有供皇家游乐的御花园——花园村，给官家磨面的官磴村……

我们村边有一条亮晶晶的小河。她从西山脚下蹦跳过来，在村西北角一弯，汨汨南流，奔汾河去了。我家住在村子西边，院子紧挨河沿。我常在河边玩耍，看着乡邻们下地归来，在河里洗一洗满头的汗渍，涮一涮浑身的尘灰，这么一洗一涮好像身上的困乏便随水漂去了。然后，他们乐悠悠地朝村里走去。

夏天的夜晚，河边是歇凉的好地方。丝丝凉风轻轻抚来，擦干了人们的热汗，也卷走了想来偷袭的蚊子。吃罢晚饭，男人们来了，抱一卷蒲席，端一个茶碗，当然也还捏着个烟包油黑的旱烟袋。女人们来了，一手拉着孩子，一手拿着线架，线架穿着昨夜纺下的线穗，一边拉话，一边还要缠线呢！小孩们手里也不空，抱着个大枕头，别看他玩兴挺浓，一眨眼困了，倒在枕头上做梦去了。

我也常来河边歇凉，仰脸躺在蒲席上，哎呀，满天的星星朝我笑哩！我

知道哪是北斗七星，哪是南斗六星，哪是牛郎星，哪是织女星，心里还装着他们的故事呢！故事是奶奶讲的，奶奶的故事好多好多，白天没空儿，只有夜里才能在河畔边缠线边讲。这夜，奶奶讲起了龙河的故事：

那年刘渊在金殿建都后，抓民夫修筑城墙，闹得四乡八村鸡飞狗叫。有一天，皇宫闯进个名叫橛儿的美少年。他要刘渊放了百姓，由他修筑城墙。刘渊不相信这娃娃的话，命他立了军令状，七天筑不好城墙就要杀头。百姓们都为橛儿担心，眼看七天要到了，还不见筑城的动静。谁知，第七天鸡叫时分，狂风大起，飞沙走石，刮得天也摇，地也抖。狂风吼了一个时辰，忽然停了，城墙也高高耸起。刘渊高兴极了，可又疑心这娃娃神通太大，日后会作乱，就派兵去捉拿。

橛儿闻讯，慌忙朝西面逃去。官兵们骑马紧追，追到姑射山下，眼看橛儿无路可走，连忙下马擒拿。忽然，橛儿倒地一滚，变成了一条银龙，朝山脚下的石缝钻去。官兵们挥剑砍杀，只斩断一尺长的尾巴，鲜血喷溅着流了出来。流着流着，艳红的血流变清了，变成了清清的河水。众人说橛儿是真龙的化身，把这河叫做龙河。

奶奶还说，至今姑射山脚下还留着变成石头的龙尾巴。我听了挺想橛儿，想去山下看看，看看那不断流水的龙尾巴。奶奶答应等我长大，带我去看。我使劲地长，恨不能像集上吹糖人一样，短瘦的一点，吹口气马上变得又长又圆。我虽然长得不快，总算长了些，能下河凫水了，龙河成了我的欢乐世界。

晌午时分，河里光屁股的娃娃挤成了团儿。我们扑在清柔清柔的河心，让水流在前胸后背尽情尽致地揉搓个痛快。我学会了凫水，狗抱，仰游，还有钻洞子。一个猛子钻进去，半天不露头，大伙的眼睛搜呀，寻呀，好半天，才看见从老远的岸边冒出了水淋淋的脑袋。有时，不知该哪个伙伴倒霉，看得正入神，脚下猛被一扳，倒在水里。那个钻洞的家伙偷偷袭击了他。他不恼，爬出水，抹一把脸上的水花，嘻笑着撩水击打那个偷袭他的伙伴。那边也不示弱，掬水还击，围观的伙伴手早痒了，也弯腰击水。一场水战开始了，河里兵分两伙，赤条条的胳膊胡乱扑打。空中水花四

溅，阳光把水珠染成五彩锦缎，如虹，如霞，罩在河上，待伙伴们累得停住手，马上虹收霞散，一片平和。

我们躺在水上休息，不摇不摆，任河水随兴飘流。脸正对着天，我看到天也像河水一样蓝，一样清。天河里也飘着一群小伙伴，那是一朵朵的白云，他们不摇也不摆，静静地瞅着，瞅着地上的伙伴……太阳忽儿隐到了云朵后面，水里冷了，凉丝丝的，我们一窝蜂地涌上河沿。嘴里上下牙磕打着，身上起了鸡皮疙瘩。谁也不敢停脚，沿河边撒腿跑步。不多会儿，身上热了，汗也流出来了。我们不跑了，伸手拽过一条垂在河沿的柳条，绾个圆圆的圈，说是“拴牛”。拴住牛就不会“放牛”了，放牛是指伤寒病。绾好圈，我们放心了。太阳又露脸了，我们光溜溜、黑油油的身上又痒痒了，这群水鸭子又扑到清水里。

龙河上头有座小木桥，桥不宽，刚能过去一辆铁轱辘车。车到桥边，车把式跳下来，拉着牛过河，只有我们对门的毛崽叔例外。他头上常拧条白羊肚毛巾，说是白的，实际早变成灰色的了。他坐在车上，扬鞭吆喝着“吁——哒吼，哒吼——……”那黄牛不慌不忙走着，不偏不倚拉着车过了桥。毛崽叔左腿往右腿上一搭，鼓劲唱起了乱弹：

……

不饶不饶是不饶，

王朝马汉抬铡刀。

……

他嗓门粗，公鸭般地吼叫着，我们都哈哈笑了。我们一笑，毛崽叔更上劲了，扬手甩个响鞭，黄牛一颠一颠地跑着，他一声一声地吼着。

有一天，毛崽叔蔫巴巴的，没赶车，也没坐车，肩上担着两筐粪。有人问：“毛崽，车呢？”他嘟囔着：“卖——了。队长说要（跃）进哩，点灯不用油，拉车不用牛了。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那用啥拉东西？”

毛崽叔拍拍黑亮的肩膀：“这家伙顶着。”

说着一摔担子，去河边洗汗水了。

我们不管牛车卖不卖，只要不卖小木桥就行。桥上是我们的跳水台。伙伴们在桥上站好，一跨步蹦进水里，钻个洞子游出好远。跳水的高手要数连奎了。他比我大几岁，身上滑溜得赛过泥鳅，一扑弄跳得又高又远，使起绝招还能在空中鹞子翻身哩！跳水的高潮是“下饺子”，这是我们的专用名词，大人们根本不懂是干啥。说明了也简单，就是我们在桥上排成一溜，一个接一个跳下河去。一霎时，河面叮叮咚咚，水花喷溅，泡沫四起，像是往锅里倒饺子，可要比倒饺子壮观多了。

娃娃们喜欢耍水，大人们喜欢看娃娃们耍水。晌午时分，河沿上的树荫里，挤满了人。年轻人站着指指划划，像是评价我们凫水的好赖。老年人坐个马架，摇着蒲扇眯眼看着。也有抱孩子的婶子、大娘，嘻嘻哈哈地说笑逗乐。别看我们光着屁股，谁也不嫌难看，不嚷我们害羞。可是，女娃们就没有这种自由和福气。小河只是男娃的自由世界，我记得偏亲便因为下水遭了难。偏亲是我们班里的小八哥，说话铜铃般响，走路风一样快，她胆子比别的女伴大，老师让同学上堂算题，男娃们还犹豫，她却“腾腾”地跳上去。那回下水，她是偷偷去的，穿着衣服躲在僻静的小鳌湾，还是被人瞅见了。村里人稀奇地传言：

“啧啧，五狗子家那女子真野，下河了。”

“嘻嘻，小骚货！”

很快，这事儿全村老小都知道了，我们也跟着瞎起哄，远远看见偏亲就喊：“娃——女子！”偏亲听了不再朝这边走，拐进身边的胡同溜了。但是，溜到哪儿也能听到这刺耳的喊叫声。这事竟让偏亲爸五狗子知道了。五狗子是村里有名的二杆子，他拉着偏亲的腿，一拖好远，喊叫着要往河里扔。众人见了，好说歹说才拦挡住。

第二天前晌，下地的人在南滩里发现了偏亲泡涨的尸体。一早上，偏亲娘满村子前院后厦的找闺女，哪里知道，闺女早寻了短见。她疯疯颠颠地抱着偏亲哭得昏死过去。五狗子也来了，跪在偏亲身边，把自己的脸打

得劈劈啪啪，众人怎么也拦不住……

偏亲死了，我总梦见她还活着。我喊她“娃女子”，她不溜了，捏着拳，瞪着眼，朝我扑来。我一惊，醒了，心口扑扑地跳，看着黑黑的屋子，好半天睡不着觉。

过了些日子，偏亲的事儿淡了。我们照常在河里耍水。龙河照常是我们男娃的自由世界，可是，我再没记得第二个女娃下河。

1998年4月1日 北京

中言心语：

时隔五十余年，儿时的往事仍然如家乡的河水那样清澈纯净在眼前。然而，家乡的河水却在混沌的世事中萎缩成了一痕细线。虽然，河水还没有枯干，可是再不能像往日那样浇灌田地了，更别说在盈溢的清流里栽水稻，种莲藕。曾经被誉为“北国江南”的灵秀之地，逐渐贴近了黄土高原的本色。对于无法亲历沧桑之变的我来说，这可能是最好的变易之课了。

2009年10月22日

合欢树下

我们村中央有个大院。大院原来是座庙，庙里有正殿和东西配殿。院子里有两棵大树，树干离得不近，枝丫却紧紧交织在一起。太阳出来，树叶张开了；太阳下去，又缩合了。立夏不多日，树梢开了花。花是粉红色的，像个小绒球。绿树一下变得富丽堂皇，大院里也让香气灌得满满的。村里人叫它绒线树，书上称它合欢树。

合欢树下的庙院曾是我们村的学校，我的初小生活就在这儿度过。那时候，村里人口不多，学生娃也少，东西配殿是我们的教室。每个教室两个班，复式的。学校有两位老师，一位教一、三年级，一位教二、四年级。我们一、三年级在西教室，教课的是位姓周的女老师。周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，年轻活泼。她个头不高，脸皮白嫩，和我们说话很温和，和村里人说话就脸红。她穿戴很讲究，衣服三天两头换洗，没有一点尘灰折皱。宿舍里也收拾得极净，被子叠得像刀割下的豆腐块，桌子抹得油光发亮。周老师爱唱爱跳，课余时间教我们唱歌跳舞。我们在合欢树下围成一圈，男孩娃娃拉起手，像梢头的小鸟儿一样唱呀跳呀！

可惜没过多久，周老师调走了。她调动的原由很可能因为太干净。那会儿，村里人还喜欢到学校串门。有一回，毛崽娘抱着孙子到学校来，把娃搁在桌上和周老师拉呱，不料那娃尿了一桌子。毛崽娘撩起袄襟赶紧擦，紧擦慢擦，还是浸湿了周老师的备课本。周老师没敢埋怨，皱了下眉，还是被那婆子瞥见了。那婆子逢人便说：

“你婶子，学堂里那女先生还穷周整哩，那×窟窿里给钻出几个来，